



2013年12月23日，叙利亚阿勒颇遭受政府军空袭，损伤惨重。

4

叙利亚和黎巴嫩

虽然去年9月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取得了外交突破，其后的销毁工作也在正常进行，但这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微乎其微。暴力冲突仍在继续，人道主义危机继续恶化。由于配合销毁化学武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现在不用担心遭遇美国的军事打击了，因此重新升级了与反对派的战斗，试图从首都大马士革及周边、阿勒颇、叙黎边境这些地区清除掉反对派势力。阿萨德政权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且目前正在向西方政府推销自己——一个反恐合作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萨德政权的残酷战术和对宗派民兵的依赖，却推动了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就是阿萨德政府军在前线对抗的那些极端分子。

在某种程度上，阿萨德政权当前的势头，可以归因于反对派的内部混乱。反对派中最重要的政治联盟“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并未能真正控制地面军事行动。而反对派的区域支持者——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则支持另一个反对派军事力量联盟以及一些零散的独立武装团体，这进一步加剧了反对派力量的分裂。而极端武装分子和与“基地”组织相关的恐怖组织则趁乱崛起，在叙利亚北部发展壮大。

同时，叙利亚的内战也严重冲击到了邻国黎巴嫩。由于叙利亚难民不断涌入，黎巴嫩的人口已经迅速增长了25%。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与阿萨德政权的代表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声称是为了对抗在海湾地区的敌人。

国际社会的注意力目前集中在重新推动举行阿萨德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会谈，目前的计划是1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但是对双方来说，那都只不过是一个接受对方正式投降的场地而已。反对派联盟参与会谈的前提，就是建立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过渡性机构，拥有充分的行政权力，不过反对派也在摇摆不定，还在犹豫要不要在当前的现状下去参与会谈。而阿萨德政权，则已经欣然同意加入谈判，但是拒绝建立过渡政府。虽然双方背后的支持者都希望能够开始一个政治谈判进程，但目前看不到有多少妥协的迹象。

5

南苏丹

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目前已处在内战之中。2012年7月，南苏丹总统基尔因为下届总统候选人问题分歧撤销了副总统马沙尔的职务，此后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爆发军事冲突，并迅速蔓延到大半国土。2013年12月15日，基尔指责马沙尔政变，而马沙尔否认政变并指责基尔“清洗”，内战爆发。冲突已导致上千人死亡，迄今至少有18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南苏丹成为人道主义重灾区。联合国已决定于本月派遣5500名维和士兵及423名警察前去执行维和任务，基尔和马沙尔也原则上同意停火并展开和谈，双方的代表团于本月1日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但何时开始正式和谈并无明确时间表，而且双方的战斗从未停止，仍在围绕琼莱州首府博尔进行着激烈交火。基尔属于南苏丹两大部族之一的丁卡族，而马沙尔则属于另一大部族努尔族，两个部族历史上有着复杂的矛盾。此外，南苏丹盛产石油，而石油资源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目前这些地区却并未掌握在总统基尔手中，而是被马沙尔控制，这是两派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6

利比亚

被无数的安全问题所困扰，并陷入了政治僵局，后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面临着脱轨的风险。“利比亚国民议会”的委托统治将于2014年2月7日到期，而新宪法的起草则已经晚了一年。利比亚总理阿里·扎伊丹曾经遭遇过好几次袭击，并被短暂绑架过，要求他下台的呼声也一直高涨。与此同时，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以及对其能逐步创建一个新民主框架的信心正在迅速减弱。

和其他正处在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一样，利比亚也沿着几个不同的轴日益分化——伊斯兰VS自由派；保守派VS革命派；中央VS地方——所有这一切都为这个国家的不稳定火上浇油。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崩溃，只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政体，民兵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此前的政府军和警察队伍，整个国家武器泛滥。在利比亚东部，几乎每天都有针对安全官员的暗杀，当地居民指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而吊诡的是，已不堪重负的政府现在却不得不去收买和哄骗民兵，以试图重新恢复国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毫无成效：武装组织已经封锁了天然气管道，并围困了原油设备，导致石油出口锐减，从2013年7月迄今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收入损失当然就削弱了国家预算。

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至少在未来数年，地方民兵和小型武器扩散将持续困扰利比亚及其邻国，并将严重威胁政府试图重建国家安全部队和确保边界安全的努力。

至于利比亚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建立足够共识以确保重建进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7

中亚

在2014年，阿富汗绝非中亚地区唯一需要担心的国家。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其与吉尔吉斯斯坦就边界问题争议不断，与塔吉克斯坦爆发水危机。

莫斯科已经发出警告，位于阿富汗一侧的边境地区，一支中亚游击队正在建立并壮大。而位于前线的塔吉克斯坦，其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腐败严重，安全部队能力堪忧，对某些战略敏感地区只能达到有限的控制。该国也是毒贩们向俄罗斯和其他地区运输鸦片的重要通道。

在吉尔吉斯斯坦，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威胁着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也造成冲击。而该国的一些政客们则通过逼迫在关键矿区的外国投资者来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收益。而犯罪和腐败已成流行病。

再看乌兹别克斯坦，其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最亲密盟友，也是该地区最能刺激俄罗斯的国家。但该国总统卡里莫夫可能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家庭的控制，其长女古尔纳拉被疑有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她猛烈抨击自己的母亲和国家安全总长(可能是该国除总统外权力最大的人)。其邻国目前已开始担心卡里莫夫政权不稳可能将引发难民潮。

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也是该地区最具野心的国家。但其内部问题使得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该国收入差距巨大、人权记录糟糕，对待外商投资严重缺乏透明度，而且缺乏权力平稳过渡机制。

8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是世界“谋杀之都”，在2013年，其每10万公民中就发生80桩凶杀案(已报道出来的)。而对司法系统造成致命伤害的是，许多最严重的罪行永远不会被起诉。洪都拉斯是该地区最贫穷的两个国家之一，半数人口都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而且该国还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10个国家之一。该国大部分地区都被暴力犯罪所困扰，而且大多数国民都无法过问公共事务或享受执法机构的保护。本来就不够强的民主与法制，还被2009年的政变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和人权组织的报告指出，洪都拉斯的一些警察从事犯罪活动，甚至是谋杀。孱弱、腐败的国家安全部队使得洪都拉斯成为毒品穿越安第斯山脉运往美国市场的理想中转站，据估计约有87%的空运可卡因在洪都拉斯中转。包括贩毒、贩卖人口、绑架、勒索在内的有组织犯罪泛滥成灾，犯罪集团已经强大到使得国家失去了对部分国土的有效控制。除了这些安全威胁，还有街头黑帮，比较大的是“野蛮萨尔瓦多人”(MS-13)和“18街黑帮”(M18)，两个帮派加起来拥有1.2万名成员。

新当选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承诺以“铁拳”应对犯罪，并提议建立一支军事化的警察部队。但鉴于此前针对安全部队持续不断的投诉和指控——包括卷入失踪案和绑架勒索赎金案等，因此埃尔南德斯的提议毫不意外遭到了民间社会团体和外交界的口诛笔伐。这种反应表明，建立在腐败和掠夺性机构上的改进，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由于缺乏加强法制方面的齐心协力，因此洪都拉斯的困境在2014年看起来仍将继续下去，甚至是加剧。

一名洪都拉斯男子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该国半数人口都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



9

孟加拉国

2013年是孟加拉国政治冲突史无前例大爆发的一年。从1月份开始，由于抗议大选以及多名伊斯兰领导人因1971年独立战争时所犯罪行而被判死刑，已经有269人死于持续的暴力冲突。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年底，当地时间2013年12月29日，在该国首都达卡进行游行示威的民众与警方人员发生冲突，导致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示威者要求总理谢赫·哈西娜推迟将于2014年1月举行的选举。此前数月，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领导人、该国前总理卡莉达·齐亚曾经组织了数次罢工及大规模游行，目前齐亚已遭软禁。该国反对派要求政府辞职并在举行选举前成立一个中立的临时政府，但上述要求遭到哈西娜的拒绝。据报道，在2013年10月卡莉达·齐亚曾和总理哈西娜(执政党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通过电话，这是两人在过去10年中第一次交谈，但结果是关系更加恶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本月大选的到来，暴力政治事件将会升级。



反对派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示威。

10

萨赫勒地带

萨赫勒地带是非洲南部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一条长超过3800公里的地带，从西部大西洋伸延到东部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9个国家。该地带已成为西部和中部非洲不稳定的来源。在2014年，分离主义运动、宗教极端主义和南北紧张局势都将继续引发暴力事件，而该地带各个软弱的政府则没有能力解决问题。

在马里，2013年年初法国军队曾经成功从伊斯兰激进团体联盟手中夺取了北部一些城市的控制权。随后，总统和议会选举在大致平稳的局势中进行。尽管如此，该国今天仍远未达到稳定的程度。部族间的冲突不断，而图阿雷格武装团体与马里国家军队之间的战斗也仍在继续。与此同时，阿扎瓦德民族运动(MNLA)的代表也曾多次威胁要退出和谈。

接下来看看尼日尔，虽然该国看起来比较平静，但它面临着许多和马里相似的问题。总统优素福追求一个针对外部威胁的安全议程，而他的政府则未能在国内提供长期承诺和重要的社会物资。2012年夏天的政府洗牌暴露出尼日尔民主仍然有多么脆弱，紧张气氛一直挥之不去。再加上频发的暴力犯罪和缺位的安全保障，该国大多数人生活在煎熬之中，这就不难判断此地也是个“火药桶”。

最后是尼日利亚，尽管该国政府一年来一直对“博科圣地”实施严厉打击，但该组织依然在北部发动血腥叛乱，对警察和平民的袭击从未停止。他们会根据形势跑到山区或是邻国尼日尔和喀麦隆暂避风头，但已宣称在2014年将继续战斗。

南都供稿